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五十四回 兩頭親花學士悔婚 一手本秦宮保請旨

卻說秦文自發信與花占魁後，滿擬即日可以婚娶。因吩咐把自己東府裡借葉府做了女府，花家送親來，若另打公館則不必說，若不打行台也便可在東府做女家了。因選了十二月二十吉期，擬先把婉香和寶珠成了婚，三朝再娶葉氏姐妹的。哪裡知道花占魁信來，說男子婚娶倒無二嫡，即葉氏情願作庶亦於理不合，聘妻未娶安有重聘之理，即兩不知情以致重聘，可援卑幼在外倒比依，應以先定之女為婚，後定者聽其別嫁，如其不然，彼此均有不便。況葉氏居表，出嫁亦於例不合，還請裁奪。倘尊府願與葉氏成婚，是遵國律請還聘彩云云。秦文看了，氣起來道：「這不是分明的悔婚嗎？」因拍案大怒，喊把柳夫人請來商議。自己氣喘不絕，袁夫人勸著他，兀自盛氣。見柳夫人來了，便把花占魁的來書遞與柳夫人看，柳夫人也怪他不盡人情。因道：「若說要軟兒姐妹作庶的話，倒還可以商量，竟說要咱們退婚的話，怕也沒這個例。」秦文道：「他欺我太甚了，把一個律例來壓我，照例卑幼在外。尊長給他定下了聘，他不知道，自己也定了一家，便該從尊長所定。把自己定的退了，聽其別嫁。若自己定的已經成了婚，那便把尊長定的退了，違者杖八十，有職人員知法故犯論，杖九十，降四級調用，仍舊照例改正。但咱們這事比依不得，兩家都是尊長定的，誰該做嫡，誰該做庶，若說葉家居父母喪出嫁於例不合，也只有他祖母作主。況且到下月二十二已是二十四個月期滿了，還怕怎麼？他三番兩次的拿一個姪女兒居奇，也刁難得我夠了，我耐著。且復他一信，說這邊是寶珠生母定的斷無退婚之理，下面也不必講了。倘他回信再有請還聘彩的話，我便和他奏上一本，說他悔婚，看他可當得起。」柳夫人也不好講。秦文早拿起筆來顛巍巍手抖著寫，一面氣喘，一面寫完，交與袁夫人加上寫封寄去。秦文喘息了一會道：「花占魁那人也太不懂事，總之年輕了些，一味子任意歪攬去。也不想咱們家不拘什麼事，也從不肯教自己短了理，他講律例，那總還是明白些知法故犯的事，我自還辦人過來，我還敢玩這個把戲嗎。所以他和我講律例，早便不通死了。」柳夫人說是，因道：「今兒已十二月初四了，他未必轉信來，這喜期光景應不著了。」秦文道：「那也不妨遲些兒，索性等開春讓寶珠進京供幾天職，再告假回來，我也便可趁此乞恩予告，回來享幾天兒清福。照我這病怕也不久人世了，眼下雖好些，但有了年紀，得了這個痰病要除根是難的了。」柳夫人極意寬慰了幾句，又閒談了一會，便自散去。過了幾天，秦文的病卻漸漸好了，因一路都是金有聲診視，居然有效，自是感佩無量。這日能夠起動了，便叫丫頭們攙扶著出來，到中門換了小廝攙扶到帳房裡來。這日因是十二月二十九，金有聲正在結帳，見秦文進來，便忙放下筆推開算盤，站起來笑迎道：「爺怎麼便自己出來，敢竟全愈了？」秦文笑著坐下道：「竟好了，這多是老哥的恩惠，特來拜謝的。」說著略一咳嗽，小廝們忙著替他捶背。金有聲便把自己喝的別直參倒了一盅送與秦文，秦文喝了一口，小廝接了去仍放在桌上。秦文道：「令甥可有信來沒有？」金有聲道：「剛昨兒來一封書子，說忽而降了禮部員外郎了。」秦文慨然道：「這御史的職分本來不容易當的，兄弟前兒當這左都御史也是戰兢兢的，生怕惹一點事出來不好看。去歲子，像沈左襄那樣老練他還惹了事，予告了。況是令甥，初做官便當這個重任，自不免有人在暗地裡播弄他，在裡面過日子頗不容易，好便一日就升，歹便一日就降，真是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似的。此番兄弟進京，當想個法子把他放出來便好。」金有聲道：「這是全仗照應！」因問，前中丞眼下怎麼了？前兒聽說革了職還交部嚴議，到今日沒聽見說有什麼長短沒有？秦文道：「幸而他有照應，不會議出什麼來，倒准了贖罪抵銷處分，嘗還頂戴原品休致，只可惜一出京便作故了。」金有聲道：「他家可還有子弟？」秦文道：「只個倒不仔細，老哥敢有什麼事兒？」金有聲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他在本地時候曾向兄弟這邊挪二千兩銀子去，兄弟早想進京去討了來，想捐個小功名兒攬攬，照這樣講可不是落空了嗎。」說著，顏色沮喪了。秦文因道：「論他呢，其實攬這一輩子巡撫也沒多錢，倒把個功名壞了。便兄弟這邊他也挪用不少，雖離任的時候還了些，也不滿一半，這是眾人知道的。便葉冰山那時候交給我五萬兩私銀，我倒替他還了人十二萬，這也算我們打仗一場，替他償還這些也算不得什麼，只可惜那些假冒索欠的便都找到我，說前中丞和冰山的家事都交給我，還說我吞他們的，可不氣死人了。」金有聲答道：「這也混帳透了，老東那樣慷慨仗義誰不知道，這些話也只好對孩子們講去，那孩子們稍有知識的也斷不肯跟著他謗毀。」秦文捋鬚笑道：「兄弟倒也公道在己，毀譽由人的。」因順手把帳簿拿本來看，卻是去歲的帳，隨手翻去，猛見寶珠支銀一千兩。因道：「寶珠拿這一大注銀子幹什麼去？」金有聲道：「說是借給夏師爺引見用的！」秦文把簿子放下歎口氣道：「眼下這風氣真越壞了。這位夏老先生得了個州缺他便亂攬起來，到任不到半年被上游察出降調了通判。他又不知利害，前兒大計便被彈參了。花這些錢好容易得了個缺，一刻兒便攬壞了。」金有聲也替他可惜，因問：「他人現在還在湖北嗎？」秦文道：「他早家來了，還老著臉託我薦事，我不好意思，替他薦了個館地，又攬去了。」金有聲慨歎了會。因順口托秦文進京去代保個功名，秦文答應了，坐一會，便自進來。傍晚，號房內投進幾角公文來，因眼花了看不清。便喊掌燈上來，架起眼鏡就燈光下看去，見一角是沈左襄的賀年帖子，再折一角看，也是賀年的，具名李冠英。再折一角是薛笑梅的，都攔過一邊。因目力不佳，教袁夫人代看報與他聽。袁夫人便坐在燈下，折一角報一角，都是些同寅同年和些世交的賀帖，秦文都教發書啟房復去。又有些稟事來單，教發文案房秦春批去。一時內號房呈進書票包封來，也教袁夫人念給他聽。內有一封，報說是花占魁的，秦文便要來看，仍把眼鏡架上看了一遍，哈哈大笑起來。又看一遍便卸去眼鏡遞與袁夫人看道，這個便是漏洞，明是悔婚的意思。我明兒進京去，定奏上他一本再講。袁夫人笑道：「這個果然禮短了些，怎麼講是斷然不能的呢？又說定要退了一邊，這是什麼話。」秦文道：「他的意思竟說這邊不肯退，他便甘心送還聘禮，這不叫悔婚叫什麼？」因便把書子收入文具裡面。自己拿筆打了個奏摺稿子，叫秦春繕寫去。過了新年，自己病竟好了，邸抄上見兩河總督，已放了兵部左侍郎了。便打燈節後，帶著秦珍、寶珠都進京去，一路停船走馬，自不必說。到京面聖後，秦文便升了協辦大學士，秦珍升了翰林院檢討，寶珠升了國子監司業，謝恩回來。卻好秦瓊來衙請安並叩了喜，因講起開年以來，內容升降了許多。自己升了內務府員外郎，陸蓮史先生倒由額外主事挨補了工部主事，早經有電報去，光景明後天也該來了。寶珠因問：「何祝春、盛蘊仙和華夢庵三人，聽說早來京了，可有升遷嗎？」秦瓊道：「何祝春和盛蘊仙都派了實條館分校，光景指顧便可升遷的，只華夢庵卻援了戶部主事。他昨兒問起，說老爺可曾來京，意思因近來各部主事出缺甚多，想求替何盛兩人照應的。」秦文點首，因問：「昨兒在朝房裡聽說花占魁又被人彈劾，奉旨取回京來了，敢有這事？」秦瓊道：「正是，人卻尚未來呢。」秦文道：「可聽是彈他什麼？」秦瓊道：「這沒細問？」秦文點點首。次日，把為悔婚作難事的奏片，夾了上去，秦瓊、秦珍、寶珠便都各自供職去了。及至花占魁來京面聖，上面問及悔婚的事，花占魁吃了一驚，因也奏辦一本。兩家且都不拜溫，只拚著氣，聽候旨下不提。

且說秦府自秦文、秦珍等進京去後，家裡便沒一個男人，陸蓮史也赴京去了。葉魁便放學出來。因他頗不安分，慣和姐妹們尋鬧，便想請薛笑梅來教他，不道薛笑梅的候選縣丞竟得了缺，赴任去了。便只得請一個老學究督率著他。柳夫人因寶珠不在膝下，頗覺寂寞。金菊農因嫁日近了，便早家去。金有聲和白劍秋也告假出去，外面都更換了一班新手，中門內外管的一發森嚴了。秦府丫頭們多還安分，沒鬧甚事，只小廝們在外面便放宕不成樣兒，裡面也沒個主子出來查問。所以柳夫人也不知道，還是金有聲常來轉轉，暗暗把幾個壞的小廝，看在眼裡，查了花名冊子注了小批。送進去請柳夫人看。柳夫人看了，便立刻點名，傳了進來，鞭打了幾個，攆了幾個，又把張壽喊上來罵了一頓。給了兩支皮鞭子，教他有犯事管家小廝，盡自打去，這一下才安靜些。

一日已是二月初二，是老爺秦政的冥慶。柳夫人想做些法事。因府裡太覺熱鬧，又沒個人督儆。因教大覺寺設一壇水陸大齋，便去洗垢庵請了葉太夫人督儆去，自己便也到寺裡去拈香。轉來，袁夫人等便都輪流往寺裡拈香去，一連忙了七八日。儆禮畢了，柳夫人便請葉太夫人來家住住。此時葉太夫人也不似當年那樣悲切了，聽說便高高興興地答應了。說回庵去轉轉便來，柳夫人轉來，特地打掃一間淨室，供了佛像，待葉太夫人來住。不知來與不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安排花果供活佛，願乞楊枝度死人。

